

何顿
·
著

从一万 到千万

黄泥街



书中自有黄金屋，从一万到千万的奋斗传奇。
当金钱只是一个数字时，人生意义究竟在哪里……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一万到千万

黄泥街

何顿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一万到千万·黄泥街 / 何顿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04-6167-6

I. ①从…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694号

从一万到千万·黄泥街

何顿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煌景(龚湘海)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 2013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18

字数: 320,000

ISBN 978-7-5404-6167-6

定价: 29.8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001 第一章

- 001 1. 他大力颂扬了一番张逊的功德，说张家村之所以有了全县一流的小学，是因为张董事长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财富后，不忘家乡人民的疾苦，关心家乡人民的下一代等等。
- 004 2. 他合上手机，脑海里立即闪现了方林的形象。她不是一个年轻女人，她长着一张忧郁的瓜子脸。年轻的时候这张脸并不忧郁，而是很漂亮，是他的追求和向往。那时候她是知青，而他是农民。
- 007 3. 这两年，在用钱方面他也不再像农民那么吝惜，没钱的时候，挣一万就是一万。当钱达到了一千万或两千万时，意义就从价值转换成数字了，只是数字的增减。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要好好地善待自己和享受自己的成功。
- 009 4. 他感到很舒服，感到身体酥酥的，感到酸疼的筋骨渐渐恢复了，还感到一股暖意腾空而起。他被她坐在身下，她的私隐处热乎乎地贴在他腿上摩擦。他感觉到了一股滑腻腻的暖流。
- 012 5. 小限在电话里说：“张哥，我要求你帮忙。”“天啊，”张逊叫天说，“他这既不是赌博，又不是嫖娼，那都好办，他这是贩毒。贩毒不是出几个钱就可以了事的，你要晓得。”
- 015 6. 她坐到他一旁，先是把针织的外衣脱下，扔在沙发靠背上。接着她又脱白丝袜，故意将两条白白的腿叉开，让贴肉的裤衩呈现在他眼里。他感觉到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他的身体火烧火燎。
- 020 7. 她把落到眼角上的头发拂开，睨了他一眼。“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一个丈夫，”他语重心长地看着她，“因为我在北京，很难顾及你。我也不愿意看见你一个人寂寞地生活着。”
- 023 8. 小秦在手机里又说：“你在长沙搞上了别的女人吧？”他脑海里

闪了下小限的身影，那是个溜肩膀、大乳房和细腰身的女人。他回味起昨天与小限的那一幕，不觉就一笑。他说：“怎么可能啊，你想到哪里去了。”

025 9. 他只能让她失望。他从前从没让她失望过，相反他总是以坚挺而骄傲。这些天，那东西似乎不是长在他身上，面对秀色可餐的女人也无动于衷。他暗暗吃惊，还很哀伤。一个人一旦力不从心，就意味着走向衰老了。“我太累了，”他找原因说，“看来我得补补身体。”

027 10. 老婆说：“我想做爱，我真的很想搞。”他抱歉的样子说：“我没一点劲。”老婆疑心道：“你的劲呢？用在别的女人身上了吧？”

030 第二章

030 1. 她又说：“我在检查我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他有很多日记，简直有百多万字，二十几本。我考虑了很久……如果，当然，你感兴趣的话，日记对我是一堆废纸，也许对你有点用。我是在我丈夫死后，才发现他有好几个情人……”

032 2. 我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有什么用？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这样的话：穷得像教授，蠢得像博士。这就是说我们这号人。一些比我蠢一百倍的个体户都能赚到钱，我为什么不能赚钱？

036 3. 我暗暗爱上了一个女人，我想躲避这种爱都不行。这种爱极为可怕，时刻缠绕着我，让我做一切事情都心不在焉。我结了婚，也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我不可能抛弃这个家。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我往她身上拉。她让我失眠，让我觉得一走进自己家就寡然无味。我不想有婚外恋。桃花运好像就要来了。

039 4. 黄泥街上车水马龙，一群群的人在这个书店那个书店里余进余出。我似乎感到阳光穿过了我的大脑皮层，照亮了我黑暗的脑海。一股莫名的暖意从我周身上淌过，好像一股温泉从我身上流过。那天晚上所剩的时间，我都在思考一件事，就是用什么方式接近失恋的徐红？

043 5. 常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结了婚，幸福吗？她问我。她的表情里充满了问号。我不晓得她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幸福和我这样的人总是擦肩而过。痛苦就像黑夜一样与人为伴。当你走进幸福的领地里时，痛苦就已经做好了欢迎你的姿态。它知道你会去找它。

047 6. 我让他谈，他马上拉开了话匣子。我很感兴趣地听着，心想这个年轻人

就是我的财神爷。我说：那你慢慢写。这部小说要多长时间写出来？

052 7. 我放下电话，觉得自己可以弄几个小钱了。我的思想又滑到了徐红身上。我记起那天她跟我谈她和她男朋友分手的原因时她说：他是个小痞子，我那时对他那么好，他还外面搞女人。

055 8. 马编辑被搞定了。他本来只打算在长沙呆两天，结果呆了五天。这是他觉得长沙很好玩。那家暗娼店的四个姑娘，都被他睡了，这就是马编辑，一个写文章骂这个作家是痞子，骂那个作家只晓得写地摊文学的道德捍卫者。

059 第三章

059 1.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前天。这两天我们没联系。我想她在等我的电话。我不想跟她打，我是个已婚且有了女儿的男人，追求得激烈了她会反感我。我现在也说不清我到底爱她什么！爱她年轻，爱她漂亮……

064 2. 我和方林建立了很好的性关系。她喜欢做爱，很投入。上个星期我们接连做了三次，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拥抱到一起，都有一种想把青春捡回来的心理。

068 3. 我其实不是好人。假如他晓得我从中得了一万五千元，我想他一定会扑到我身上把我掐死。我不能让他晓得。好在他不认识黄老板和李新，如果他认识，他就不会把我做朋友看了。我很不义道。但假如我义道，那一万五千元钱就会从我手中漏掉。

072 4. 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不会为方林离婚。我和她只是一种性伙伴，她需要我，我也需要她。但我却想为徐红离婚。我觉得我已经彻底爱上徐红了。假如没有她，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方向，像一只丢了舵的船，在水上漂着。

074 5. 大哥盯着我，那是逼视的目光，盯了会儿，他说：张逊，今天下午听我妹妹说，你要跟她离婚。怎么回事，你要跟我妹妹离婚？

079 6. 我跟朱马打了电话，说《红缨枪》的书名不太好，别人会以为是写红军闹革命的小说，改成《魔鬼谷》会更吸引读者些。朱马同意了。我很高兴，又有一笔钱将进入我的口袋。我决定这次给朱马三十元钱一千字，三六一万八千元，他一定很高兴。我自己可以得三万元。够了，做人心不要太黑了。

- 080 7. 朱马扫了眼周围的人，周围很多人，也不是很好点钱。我不再坚持。朱马把一大叠人民币拿出信封，很笨拙的样子点出一千元，塞给我。他说：张老师，拿着。

086 第四章

- 086 1. 黎社长又用一种爱才的目光打量我，脸上很有一种要提拔我的样子看着他的属下。你先好好工作，他对我许愿，再搞一个全国奖，有机会，我会让你挑重担。挑重担就是让我当个小官。
- 091 2. 她觉得很受用，望着我。我感到她的目光有些异样，有些妩媚。我从没在她脸上见到过这种目光。我继续说：其实我一开始就爱上你了。但我很自卑，一直不敢向你表白。
- 096 3. 马小丽打电话给我，说朱马自杀了。我木了，木木地瞪着窗外的天空，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就在早两天，朱马还打电话给我，想约我出去聊天。
- 102 4. 我很高兴。我早就想签这样的协议了。我愿意有所耕耘就有所收获。我拖着不找社长签协议，是早就想好了这一着。我说：我要把发稿权争取到手，不然我就不签这份合同。
- 108 5. 当客人一走后，房里就剩下我和徐红时，面对着满床的红玫瑰，她比我还兴奋。她走上去嗅了嗅花，一股淡雅的幽香在洞房里飘扬。她一把抱住我的脖子，在我脸上狠亲了一下说：张逊，你干得最聪明和最漂亮的的就是这件事。
- 112 6. 看来我得运用一点孙子兵法对付这娘们。谁叫我娶她做老婆？目前，暂且只能运用孙子的以逸待劳的计策……一个家庭里老是女人在指手画脚，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他妈的废物。这就是我现在的的生活。

115 第五章

- 115 1. 回到家里，他把孔老二的一大叠稿子搁到茶几上。这些稿子并非孔老二

抄写，而是孔老二从这本杂志那本旧书上复印的“硕果”。他思考着怎么操作这套书。他想只要炒作到位，肯定能挣钱。

- 117 2. 黎社长说话完全是一种爱昵的语气，张逊笑笑，把书稿放到黎社长的桌上，自己坐到一张木沙发上。“我准备出这四本书。”他对黎社长说。
- 118 3. 张逊感到邓老板在回避关于书的事。这个猪，他心里骂了句邓老板。两人一前一后地步入姊妹餐馆，在靠窗的一张桌前坐下，邓老板要了一瓶湘泉，说：“先来一碟花生米。”
- 121 4. 晚上，徐红回来了。他把徐红搂在怀里，爱抚个不停。他觉得如果他有运气的话，是徐红给他带来了运气。他怎么看都觉得徐红是命好相，天庭饱满，眉宇间凝注着财气。一张脸也不是贫寒妇人的脸，而是贵妇人的脸蛋，姣好而美丽。
- 123 5. 袁科长瞥着他，还在迟疑。张逊抓住他的迟疑不放说：“走走，小姐过来了。”按摩女郎见他俩站在门前犹豫，一个漂亮的女郎就走过来拉他们。那个姑娘对袁科长说：“大哥，按摩一下吧。”她说着就把他往前拉。
- 127 6. 张逊望一眼江一湖，他想这是江厂长相信了他的话才会这样问。他说：“钱你放心，不会欠你们一分的。”接着他话题一转，“现在你厂里的纸能印多少套？”
- 130 7. 但这件事在他心里一直搁着，让他对她有几分憎恨。现在，他要把这种憎恨发泄出来。她太高傲了。他不喜欢她太高傲，更不喜欢女人站在他头上颐指气使。他是怀着征服的欲望走进这座城市的，此刻他非常恼怒。
- 132 8. 茜茜又长高了，现在他把爱都投到了女儿身上。女儿的脸最开始长得既不像刘小专，也不像他。现在女儿的脸长得像他了。
- 133 9. 张逊从邓老板脸上读到了一个字：钱。生意人是绝不会轻易帮什么人的，生意人就是生意人。邓老板做书的历史很有几年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对什么书能赚钱有一种直觉。张逊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嗅到了铜臭。
- 136 10. 对于一个拿工资吃饭的人来说，三百块钱简直称得上一笔可观的进项。在一九九三年，有些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三百元的样子。但对于已拥有了一百四十万元存款的张逊来说，三百块钱是一个连鼻子也懒得哼一下的区区小数。

138 11. 一个小时后，邓老板就同张逊一起上某某娱乐城去了。邓老板骑着一辆本田双排气管摩托车，他不屑于张逊骑的重庆 80，“你赚这么多钱，不换辆好车？”他觑着张逊。

141 12. 张逊感到很高兴，书的稿子还没到手上，袁科长就说可以发征订单。这就是关系。假如没有这种关系，袁科长又怎么会理睬他将做的书？朋友交往的回报是双倍的，袁科长这样的朋友，非常值得他动脑筋。

144 第六章

144 1. 哦，黎社长果然有几分兴趣地瞥着我：有什么东西好玩？我笑笑，我只能用亲和的笑容让他不必对我设防。我说：那里有一大班四川和贵州妹子替你洗澡时按摩搓背，房间是单间，有浴池和按摩床。等下我们一起去玩玩吧。

147 2. 二三十万只是我的零头。但我没这样对何炬说。我要卖弄自己有狠吗？一个人在无狼的境况下不会有敌人。乞丐不会有敌人，你不会去嫉妒乞丐。我说：我没赚好多钱。

149 3. 前举重运动员打电话来，说：你这小杂种，你还想欺负我妹妹是吧？他声音凶凶地又说：你莫得意，我还没找你算账的。你还欠了我一场打，我告诉你。

152 4. 我塞给他两千块钱时，他不敢接。要不要。要是我们江厂长晓得了，会把我吊起来打一顿。江厂长说话兑现的，跟圣旨一样。

155 5. 没玩，是开会。袁科长说。袁科长把头发揩干，走进卧室去换穿西装。我跟进卧室，从包里拿出两万元，我说：这是两万元。你数一下。

160 6. 我说：小姐，你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我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就是女人要捧。在这个阳世上有两种人特别爱听赞美之词：一是漂亮女人，一是当官的。你要是同领导打交道，拿出对付女人的那套办法，准灵。

164 7. 他伸出了一个手掌，五个手指张得开开地对着我，五万，他说，我就进两万套。我瞧着这位大谈西方哲学的老晏，由衷地笑了。

171 第七章

- 171 1. 他抚摸着茜茜的头。前举重运动员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他那胖大的身躯一挤进客厅，客厅顿时就显得狭小了许多。他横眉怒目地瞪着张逊，脸上就好像有一堆木柴在燃烧。“你这乡里鳖，”他冲张逊说，“你还敢跑来！”
- 173 2.“我憋不了这口气，”他对徐红说，“我要用钱买下这只手。现在对于我来说，一万块钱买下这只手和十万块钱买下这只手，我都不在乎。关键就是把这只手买下来。”
- 176 3. 他打开密码箱，让张逊点一叠叠百元大钞。“一共三十三万。”西安书商说。张逊数了数，一共三十三叠，每一叠都是一万元。
- 178 4. 张逊心里诧异，觉得她比以前还妩媚了几分，继而又想她本是个很懂妩媚的女人。那种曾经在一起相亲相爱的热情，又在他心里燃烧起来。他根本没忘记过她。天老爷这时落下了几滴雨。
- 181 5.“我操他妈，”黎社长终于忍不住生气了。知识分子并不是不晓得骂人，脾气来了，也就不管斯文不斯文了，“这些人多么眼红你呀！社里议论开了，说我包庇你……”
- 183 6. 杨副社长盯着张逊，“你这个星期得向社财会室交三十八万元。”张逊说：“我没印那么多书，也没钱。”杨副社长阴阴地一笑，“你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我。”
- 185 7. 张逊打开包，掏出五万元人民币。“黎社长，收下吧。”他对黎社长说，“这是我对您的一片感激之情。不是你支持我，我张逊也赚不到钱。”
- 187 8. 何主任从没听张逊叫过他一声老何，心里就觉得张逊不尊重他。何主任想你一个过街老鼠，没地方发气找老子来发气了。“停发你的工资又不是我。”何主任没好气地回答。
- 190 9.“这是我们饭碗中的事。”铁哥笑笑，“保证他在医院里躺半个月起不了床。我们打人有手位和套路的，呷这碗饭的，就跟你当编辑一样。”
- 192 10. 张逊想金钱和权力的面前是没有真朋友的，一个人有了钱和权就常常被人利用。权力不会给人带来快乐，只会给人带来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他赚了几百万，难道就比朱大为更快乐？

194 11. “反正我们是同学，我都一股脑儿交给你。”朱大为说，“孔老二打电话告诉我，《劳伦斯情爱小说选》你付了他十万元稿费。他说他打算拿这笔稿费装修一下房子。”

196 12. 他睡了个好觉。他把她搂到胸前，她一点也不忸怩，反而还主动吻他。在他经历过的好几个女人里，她是第一个主动吻他嘴唇的女人。他感动了，把她抱在怀里，一翻身，将她压在身下。

200 第八章

200 1. 昨天晚上，他跟小秦做了两回爱，而像这种情况，他只是同刘小专结婚的那段时间有过。与徐红，从来就没有过一晚两次的事情。

202 2. “小马也挨了打，不晓得是哪个喊人打的。”他们说这话时都用侦探的目光盯着他。张逊暗想：我假如能够被你们看出，那我还姓张？张逊故作吃惊：“真的吗？”

204 3. “八百元一个封面，我跟黄泥街的书老板都是这个价。”张逊觑他一眼，“只要你设计得让我中意，我给你一万块钱。”

206 4. 他不是来找她谈诗，她喜欢谈文章谈诗是她既没孩子也没老公，所以她把精力放在琴棋书画上了。女人到了三十岁还没男人爱她，基本上就不正常了。但他不是来勾引她的，只是来找她要书号。

208 5. “你现在是当老板了，”他对小秦说，“等下，看了房子，我们就去电信局，给你买一台北京手机。这样，我找和你找我就都很方便。”

212 6. 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尤其是爱，假如什么事情都能说清楚，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恨男怨女了。有些女人会毅然离开她爱的有妇之夫，有的女人却不会，心里总有一线希望，于是朝着那线希望追寻下去。

214 7. 张逊输了两千元。但他输得高兴，他认识了苏州人和浙江人，而这两个人都打算进他这套书。苏州人要五百套，浙江人要三百套，湖北人要一百套。原来邓老板见定价贵了，只打算要一千套，现在发展到一千五百套。

218 8. 他跟朱大为在电话里谈了半个小时，随后他拨通了孔老二的电话。孔老二一听是他的声音，立即高兴地骂了他一句说：“我操，新年愉快。你最近

忙些什么？明清什么小说怎么样了？”

- 221 9. 刘教授笑着瞧着他曾经认为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深深感到世风不古。孔圣人弟子三千，他从教四十年，所教的学生也不下于三千，但孔圣人有七十二贤弟子，而刘教授认为能继承他衣钵的弟子不过七八个……
- 224 10. “导师，你功德无量啊。您对我的教化还少吗？我一想起您，就自愧不如。”导师笑笑，“你这家伙，开始吹捧老师了。这不好，这不好。”

228 第九章

- 228 1. 朱大为说他在《中国读书报》上写了一篇大骂这套书的文章说清朝政府都三令五申禁毁的淫秽不堪的小说，居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搬上了舞台，这不是一种对伦理道德的践踏呢？是不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嘲讽呢等等。张逊听了朱大为的话大笑，笑得口水都流了出来。
- 231 2. 老晏把它放进了自己拎的包里。张逊看到了他脸上的贪婪，又一次感到钱是一个魔鬼，能把好人变坏，能把坏人变得更加贪婪。老晏说：“下午我就让财会科把款付过去。”
- 234 3. 李新一笑，那是一种淡淡的笑容，就好像一抹淡淡的云彩掠过。“我想得通，作为人该体验的都体验了。”他说，“人到要死了，才晓得人活在世上时，一点也没珍惜过自己。”
- 237 4. “我有好些朋友都问我这套书，”湖北书商说，“你晓得吗？报纸上一批，反而给你做了推销广告，就是老鼠药都可以卖出去了。”
- 240 5. 张逊同情地瞧着他，首先他一时没认出这就是他以前挺佩服的邓老板，接着他认出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邓老板自卑地感叹说，“他妈的，栽在政府手上了。”
- 243 6. 他把女儿带到那所破烂的小学前说：“爸爸在你这么大时，就是在这个破小学读书。”
- 245 7. 他开始在她身上沉浮着，她也反过来在他身上沉浮着。情欲在这间房子里横溢不堪，就好像两只动物在交欢。他忘记了身体在哪里，他体会着她身上的每一片肌肤，他感觉在她每一片肌肤上都释放着令人销魂的东西。

- 247 8. 经历了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的书市疲软后，很多书商都纷纷改行了，有的去做房地产生意，有的去干股票，还有的想从事电视连续剧的生产。
- 248 9. 由于人清晰地意识到他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他就什么都破坏。历次战争都是例证。战争都是聪明人与疯子发动的，一个借口就大开杀戒。越有智慧的人越有病，这就正所谓越聪明的人越反动……这是张逊一生里写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一九九九年十月里某个上午的十一点钟。
- 251 10. 这是两具即将离开尘世的身体在做爱，做着两人一生中最后一次爱。两个小时后，两人就离开了尘世，到阴间地府里分别找自己的亲人去了。

257 增补

第一章

1

接连半个月，天天都是金灿灿的太阳悬在上空，使白水县的气温持续上升。在张逊眼里，夏天延长了。在他的记忆里，早些年的八月底开学，一进入九月就要穿长衣长裤。这些年，温室效应日益严重，夏天延长了至少半个月，甚至到了十月份都用不着穿长衣长裤。在他小时候，十月里都要穿夹衣或卫生衣了。他曾很羡慕有的同学身上有卫生衣穿。他直到读大学才第一次穿上卫生衣。他还记得那是一件枣红色卫生衣，穿在身上显得很笨，但在他记忆里倒是很暖和。这几年的冬天真不像冬天。今年过年，他回白水县，一点也感觉不到冬天的气氛，没看见几个人身上穿着棉袄。姐姐对他说，连续五年的冬天，白水县没下过一次雪。他在黄家镇中学读初中时，常常在学校和路上跟人打雪仗，有一次他将一个捏了很久因而很硬的雪球掷过去，还把对方的鼻子打出了血，吓得他觉得自己闯了大祸。

可怕的温室效应改变了南方的气候。

张逊这次回白水，是他捐建的张家财小学体育馆和运动场落成了。他被县教委和镇政府请来剪彩。他没想到九月的太阳会如此晒人。他站在三百米跑道的运动场旁，且还是站在一株樟树下，也感到燥热难耐。他记得七月里回来时，也没这么热。他感到夏天和秋天有点儿对换。运动场上站着近三百名学生。张家村没这么多孩子，这是附近村子的农民，见张家财小学建得有模有样，就盼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把孩子送来了。站在张逊一旁的是张家村村长四毛，四毛村长和张逊是孩提时代的朋友，而这所小学的建成，便是四毛村长促使张逊的结果。四毛村长说：“日你的，你功不可没啊。”

四毛村长请县教委主任讲话，接着是镇长讲话。镇长是个年轻人，早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大力颂扬了一番张逊的功德，说张家村之所以有了全县一流的小学，是因为张董事长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财富后，不忘家乡人民的疾苦，关心家乡人民的下一代等等。他号召张家财小学的全体学生学习张逊。他对着麦克风尖声说：“同学们，你们将来长大了，成了大老板，发了大财，就要像张董事长一样——不要忘记故乡这片热土，是故乡这片热土养育了你们！你们要像张先生一样，对家乡人民要有所贡献。”

在镇长充满激情地说话时，张逊看着一张张孩子的脸，他们都是表情淳朴且严肃地望着他、四毛村长、镇长和教委主任。他们都是七八岁或十一二岁的男孩女孩，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脸白白的。他们的脸都黑黑的，但那一一张张愣愣的小脸上却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似乎看到自己也站在中间——那个少年的他，望着此刻的他，他已四十六岁了。他的脸上不再写满理想和渴望，而是写满了沧桑和疲倦。

四毛村长接过麦克风说：“下面，请张董事长为同学们讲话，请大家欢迎。”

掌声当然是热烈的，比欢迎县教委主任和镇长的掌声都热烈几分。台下的这一大片小小的脑袋已从校长嘴里知道了，这所学校是他张董事长捐建的。他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个比他们的父亲来说要有钱得多的男人。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他。

张逊扫了眼凝望着他的学生和老师，接过四毛递来的麦克风，但他却不想多说话，因为他想说的话都被县教委主任和镇长抢先说了。他说：“天气很热，不愿耽误大家和同学们的时间，我只讲一句话：我祝愿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讲的话完了。”

掌声又起，掌声一停，众人就拥着他去一旁的体育馆门前剪彩。那儿站着几个老师和两个女生，两个女生拉着扎了一朵大红花的红绸带，站在体育馆的大门两旁。张逊和县教委主任、镇长及四毛村长走上去，一个女生对他行了个标准的少先队礼，便把一把扎着红绸布的剪刀递给他，张逊走上去，剪断了由两个女生牵着的红绸带。于是体育馆的门被推开，学生们吆喝喧天地鱼贯而入，跑着嚷着，喧闹声如海浪一样拍打着张逊的耳朵。

张逊笑着，大家也跟着将笑容遍布在脸上。

蝉在树梢上叫嚣，吱吱吱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庆祝体育馆开放。张逊看了眼天空，天空蓝蓝的，一缕缕白云在上空飘飞。他感到腰和手臂都有些酸疼，而这种生理现象，在两三年前很少发生。五十知天命，他想，天命之年也

快来了，我操。

四毛村长说：“张逊哥，走，到办公室坐坐吧。”

校长也说：“张先生，到办公室休息休息。”

校长是个中年男人，剪了个葛笋头，一张脸黑黑的，那是下地劳动时被太阳晒的。

张逊笑笑，“不休息了，我还有事。你们忙你们忙。”

张逊回到家里，觉得累，就躺到床上睡觉。母亲端杯茶进来，放到他床旁的椅子上，椅子上放了个烟灰缸和一盒中华烟。母亲说：“你的茶。”

母亲已七十几岁。一张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头发都白了。一双眼睛浑浑浊浊的，含着一种老人的沧桑感。“妈，我昨晚没睡什么觉，我要睡一下。”

“你睡。”母亲说。

“任何人来找我，都说我不在。也别叫我吃中饭，我醒来了再吃。”

母亲说：“我听你的。”

张逊待母亲退出房间带上门，便点支烟，吸了口。他瞧着窗外。天空蓝盈盈的。阳光在树梢上闪闪晃晃，树梢摇曳不止。一只麻雀在枝头上喳喳地叫。他按灭烟蒂，睡下了。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在梦里看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孩，背着黄书包，在两边是槐树、樟树和杉树的小路上疾步行走。很多只蝴蝶在山坡上飞舞，它们是生物之花，在空中飘扬。它们不要到哪里去，它们也许没有目的，它们只是尽情地飞。那个男孩在梦里拼命地追赶着一只蝴蝶，那是一只色彩斑斓且美丽无比的蝴蝶。他努力地追赶着它，很想逮住它。它飞着，采集花的精髓，这朵花上栖息一瞬，那朵花上工作片刻。男孩就是抓不到它。

醒来后，这个梦让他想了半天。母亲推开门，见儿子醒在床上，母亲说：“你醒了？”

“几点了，妈？”

母亲说：“快一点钟了吧。”

他发现自己没睡多久，但他觉得他睡得很香。母亲又说：“黄镇长和四毛村长都来过了，我说你在睡觉，他们就说等下再来。”

他很平和的样子呷了口茶。

吃过中饭，他坐在门口抽烟，瞧着九月的村庄。从门口望出去，是一片绿绿的农田。田里的稻子正在抽枝结穗。几个农民的孩子在稻田间的小路上走着，结伴而行，去学校读书。他想起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首歌。二十多年前，他在大学里读书时，一听到这首歌眼前就出现此番情景。一个老农民赶着一头牛在另一条路上走着，那是条水牛；一个年轻农民骑着一辆摩托车在那条路上颠簸不止，他很快就超过了老农民和那条水牛，不见了。天上传来飞机飞过的声音，声音很厚重，随后又是一片沉寂。他抽完烟，转回房间，从包里拿出日记本，坐到桌前写日记。他写下了这几天的事情和感受，他刚刚画上句号，手机就响了。

“喂，哪位？”他拿起手机说。

对方是方林，他的情人。她说：“你在哪里？”

“我在白水。”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下午镇政府还要找我谈什么事情……这倒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想在乡下休息两天。我很喜欢闻乡下的空气，一到乡下，我就可以懒散点儿。”

他合上手机，脑海里立即闪现了方林的形象。她不是一个年轻女人，她长着一张忧郁的瓜子脸。年轻的时候这张脸并不忧郁，而是很漂亮，是他的追求和向往。那时候她是知青，而他是农民。他正想着这些，大姐和大姐夫走来了。大姐说：“小逊，你回来了。”

“嗯。”他回答大姐。

大姐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是这片土壤上长大的女农民。她穿一件淡黄色长袖衬衣，下身一条黑裤子，脚上一双布鞋。大姐的头发已白了很多，尤其在鬓角处，差不多全白了。他感觉大姐这几年老得很快，早两年大姐看上去还像个中年妇人，一眨眼就同一个老年女人一样了。他心里有点悲伤。大姐是个很好的女人，他小时候，大姐很照顾他。在他读高中以前，他的衣裤和鞋袜从来都是大姐替他洗，他读高中时，大姐才哭哭啼啼地出嫁，而那时候大姐已二十好几了。大姐说：“茜茜还好吗？”

茜茜是张逊的大女儿，“茜茜还好。”他回答大姐。

“茜茜读书用功吗？”大姐说。

“还行。”他回答。

大姐夫放下一袋米，事实上是把五十斤早稻米倒进米缸后，又跟在灶屋里忙